



“鄉愁是一灣淺淺的
海峽……”

詩壇巨擘余光中仙遊 享壽九十 餘光凝海峽 鄉愁無了期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）昨日上午10時，著名詩人、文學家余光中在台灣高雄醫院因病與世長辭，享壽90歲。作為一代詩壇巨擘和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大師，余光中不僅留下了《鄉愁》等膾炙人口的詩文名篇，還從歐美現代文學回歸本土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尋找「還鄉」路徑。1992年以來，余光中先生更是往返海峽兩岸70多回，不遺餘力地對抗民進黨「去中國化」的企圖，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、兩岸文化交流乃至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1928-2017

余光中生平

香港文匯報訊 1928年出生於南京，祖籍福建永春。因母親原籍為江蘇武進，故也自稱「江南人」。

1952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。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（IOWA）藝術碩士。返台後先後在4所大學任教。其間兩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，赴美國多家大學任客座教授。1972年任台灣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兼主任。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，寫下作品《飛鵝山頂》等。1985年開始任台灣中山大學教授及講座教授，其中有六年時間兼任文學院院長及外文研究所所長。

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、散文創作，評論及翻譯工作。他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，涉獵廣泛，被譽為「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」。代表作有《白玉苦瓜》（詩集）、《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》（散文集）及《分水嶺上：余光中評論文集》（評論集）等。

■新華網



■2013年，余光中（左二）獲澳門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。資料圖片

「小時候，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，我在這頭，母親在那頭……而現在，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，我在這頭，大陸在那頭。」1971年，20多年沒有回過大陸的余光中思鄉情切，在台北廈門街的舊居裡寫下《鄉愁》，它不僅彰顯着作者一唱三歎纏綿雋永的文學素養，更承載着兩岸永不磨滅的血脈和鄉情。

深深思念大陸 期盼祖國統一

2003年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美國時，曾引用余光中《鄉愁》稱，台灣「這一灣淺淺的海峽是我們最大的鄉愁，最大的國殇」。

2008年，余老攜夫人再回南京，度過了自己80歲壽辰，並開心地表示，「我在這頭，新娘也在這頭，我在這頭，大陸也在這頭」。他曾這樣解釋「鄉愁」：「一個人必須離開自己的祖國夠遠、夠久，才會有真正的鄉愁。一個人的鄉愁如果一村一鎮就可以解，那恐怕只停留在同鄉會的層次。地理的鄉愁要乘以時間的滄桑，才有深度。我的鄉愁，是對中國五千年歷史的鄉愁情懷。」基於此，余老在2011年續寫了《鄉愁》第五段：「而未來/鄉愁是一條長長的橋樑/你去那頭/我來這頭」，表達了他對祖國統一大業的美好期盼。

其實，不僅是《鄉愁》，余老一生都期盼兩岸統一，多部作品都體現對大陸深深的思念，即使是《當我死時》，他仍深情地呼喊：葬我，在長江與黃河之間；到多鷗鴉的重慶，代替回鄉。

抨擊台灣政客 拋掉文化愚蠢

隨着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改變，余老也在不斷地更新對兩岸發展、對鄉愁情思的認識，他將自己的鄉愁融入到時代變遷的洪流中，用自己的語言、作品、思想、演講、教學，一點點溶解着兩岸交流的堅冰，並在有限的生命裡，懷着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對祖國山河的眷戀，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溝通，致力於推動兩岸合編《中華大辭典》，提倡「識繁書簡」。

截至2014年，余老共在大陸出版30多本書。此時也已有較多大陸作品進入台灣，不過仍未達到余老對於「兩岸文化交流」的滿意度。他總說，交流方式太零散，缺乏系統。談及兩岸形勢，他曾不無擔憂地表示，台灣的政客們，為了五十年政治，卻在把五千年源遠流長的文化拋掉，是愚蠢的。

自蔡英文上台後，余光中更是公開抨擊民進黨當局的「12年國教課程綱領」。他支持並呼籲課綱拋開文白（文言文和白話文）之爭，捍衛課綱修正不論為意識形態的工具。他曾明確表示，「如果把文言文拋掉不用，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。」他認為，「台獨」人士處於一種很矛盾的境地，在陳水扁執政的8年裡，他們不遺餘力地推行「去中國化」、修改教科書、給建築改名等等，「但他們無法從文字上去除中國因素，台灣文化和閩南文化很接近，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。」但他依然滿懷希望地稱，「兩岸的文化只要有交流，這個民族就不會分離。」

居中大十二載
喻香港為情人



■台灣中山大學10月26日提前為余光中（右二）慶祝90大壽，由妻子范我存（右一）陪同出席，現場還首播「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」作為獻禮。資料圖片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柴婧）「鄉愁詩人」余光中與香港淵源不淺。他曾在散文《從母親到外遇》說：「香港是情人，因為我和她曾有12年的緣分，最後雖然分了手，卻不是為了爭端。」余光中1949年從內地來港，翌年赴台，1974年至1985年又重回香江，在中文大學度過他文學生命的香港時期。他對香港不是一見鍾情，但「後來認識漸深，發現了她的真性情，終於轉而相悅。」於是，香港成了余光中眾多創作主題之一。據悉，他在中大期間已出版的詩作有163首、散文有25篇，那段時期堪稱其創作的黃金歲月。

曾掀書寫沙田熱潮

在中大期間，余光中曾說過：「沙田、馬料水環境得天獨厚，簡直是在風景區裡，學生、老師在山坡上轉來轉去，我每次在山坡上走，遠遠看到馬鞍山，馬鞍山後面還有山，山的輪廓一層一層，就是中國水墨畫的意境，就是在大自然的環境中。」無論是馬料水的

環境，還是在中大遇到的人與事都是他創作的題材，比如大霧天氣下的中大就被他演繹成筆下的《沙田山居》，令沙田成了「文學的沙田」，引發了當時在中大教書的作家和老師一起書寫沙田的熱潮。

上世紀80年代中，要離開香港時，余光中寫下《別門前群松》，以告別學校宿舍附近的松樹。回台之初，他又在詩集《夢與地理》抒發了對香港的懷念。

今年10月26日，台灣中山大學將早前籌劃的「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」，在中山大學西子灣會館獻給余光中，作為90大壽賀禮，當天他談興極佳，並以詩助興，不想這竟成為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。

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和聯合書院昨日發表聯合聲明，指全體師生及校友對余光中辭世深表哀悼，並向他的家屬致以最懇切的慰問，並讚揚他「於藝文，於學術，於社會，貢獻深遠；哲人其萎，範典永垂。」



■余光中任教於香港時期。資料圖片

兩岸四地深情緬懷

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主任
朱壽桐教授：

漢語文學文化界失去了最為傑出的詩人。余光中以非常細膩、親切的表達將深重的國族意識內化為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愛情、親情，這是前所未有的藝術成就和高度。余光中在擔任澳門大學駐校作家期間，平易近人、和藹可親，在一次工作坊中，親身為澳門中小學生修改詩歌作品，非常動人。

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主任
陳學然副教授：

余光中的詩歌能夠帶給人非常深沉的思考，而他的文章則將個體的感覺普遍化。他的詩歌《高速的聯想》表達出獨特的香港印象，意象豐富而有張力，語言凝煉；《我的四個假想敵》更是將父女之間的情感聯結進行了傳神描繪。因此，他的離去是華人社會的巨大損失。

台灣作家張曉風：

余先生一輩子創作很多詩歌，對台灣現代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，大師級詩人的位置無人能取代。他既是詩人，創作之餘在學術上也有其成就；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中英文、古今中外文化修養都非常好；用字、煉字之精緻，別人很難企及，他是文字方面的全才。

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長趙啟峴：

余光中先生的離開對台灣整個文化出版界是損失和遺憾。橫跨好幾個世代的台灣人都是跟隨着余光中的作品一起長大，直到現在，這些文字仍是教科書的一部分。老人家是傳統文化人的典型，留給大家很多懷念；晚年他仍筆耕不輟，這樣的精神很值得後輩去學習。

大陸詩人北島：

余先生為人謙和文雅，英文流利。我對他的印象是老派文人，再加上一點兒幽默和俏皮。因余先生推薦，九歌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好幾本書。此後來往不多，但總有消息。我編的《給孩子的詩》中選了余先生的《鄉愁》，據編輯說，他對這首小詩有所偏愛，並親自校定他的簡歷。

■綜合記者傅航、鳳凰網及中新社報道

《鄉愁》

小時候，	後來啊，
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，	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，
我在這頭，	我在外頭，
母親在那頭。	母親在裡頭。
長大後，	而現在，
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，	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，
我在這頭，	我在這頭，
新娘在那頭。	大陸在那頭。

「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支流」

特稿

余光中一生熱愛中華傳統文化，熱愛祖國，曾寫道「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」。

余光中是個複雜而多變的詩人，他變化的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台灣整個詩壇三十多年來的一個走向，即先西化後回歸。其文學生涯悠遠、遼闊、深沉，且兼有中國古典文學與外國現代文學之精神，創作手法新穎靈活，比喻奇特，因此被尊為「台灣詩壇祭酒」。他的詩論視野開闊，富有開拓探索的犀利朝氣；他強調作家的民族感和責任感，善於從語言的角度把握詩的品格和價值，自成一派。

被文壇大師梁實秋稱為「右手寫

詩、左手寫散文，成就之高、一時無兩」的余光中，在現代詩、現代散文、翻譯、評論等文學領域都有涉獵。大學時期就讀外文系的他，還沒畢業就在文學刊物上投遞詩作，受到梁實秋賞識後出版詩集處女作《舟子的悲歌》；畢業後，更與覃子豪、鍾鼎文、鄧禹平等當時文壇上活躍的青年詩人們，共同創立藍星詩社，《藍星》周刊也成為文壇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著作。

余老投注畢生精力於文學創作，有着巨人般的意志。雖年愈長，身愈孱弱，但仍執筆不輟，如今的他已躺在了「最縱容最寬闊的床」，「坦然睡去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
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